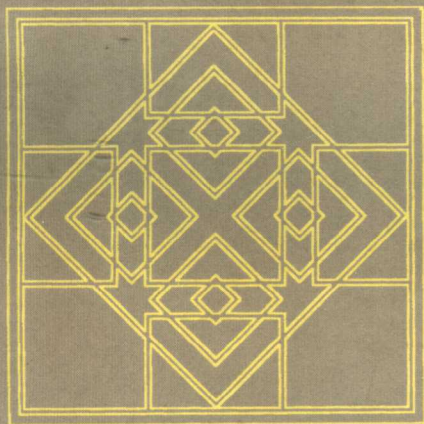


● 刘季高 著

斗室文史杂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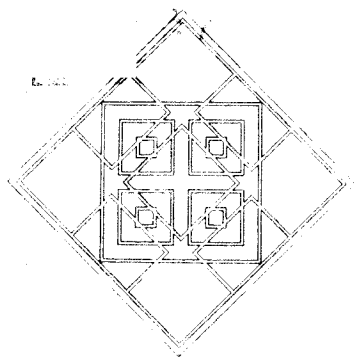


DOUSHI WENSHI ZAZHU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刘季高 著

斗室文史杂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編目(CIP)数据

斗室文史杂著 / 刘季高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9

ISBN 7-5325-2764-6

I.斗... II.刘... III.①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③词(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8158 号

斗室文史杂著

刘季高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875 插页 3 字数 134,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2764-6

I·1406 定价: 12.80 元



作 者 像（摄于三十岁）

HAH21/09

雁語下邊聽東真江南十月
 暖有春鏡中白髮疑令我
 舞畔黃花似故人出高談
 猶在耳字多妙筆已通神
 春風門外燕雨空院詩成
 只下塵

作者手迹

次同

然有里京賦
 多事多言即已

也

多事多言

刘季高，号山翁，江苏镇江人，
1911年生。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
学院、大同大学文学院、安徽大学中
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
《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斗室文史
杂著》，编撰有《方苞文选》，标点有
《方苞集》、《惜抱轩诗文集》等。

• 刘季高 著

斗室文史杂著

DOUSHI WENSHI ZAZHU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设计
范峤青

目 录

谈商代的周邦——斗室说诗五则·····	1
中国最古的歌舞剧——西周的颂乐·····	24
鸿都门学在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36
谈曹子桓对中夏文学及历史的贡献·····	45
唐顺之传·····	54
全祖望传·····	71
方苞论·····	84
姚鼐论·····	93
周齐晋秦叙论·····	102

公刘(102) 古公亶父(太王)(102) 文王(103) 武王(104) 周之衰微
(104) 齐桓之霸(106) 晋文之霸(109) 嬴秦之兴衰(112)

斗室诗集·····	119
-----------	-----

西江月(119) 踏青(119) 金山道中(119) 登金山寺塔(120) 小孟湖
在京口西门外(120) 迎春(120) 残雪(120) 春夜寒甚闻风筝(121) 夜
归(121) 忆李载之先生(121) 冬夜(121) 追忆(122) 果子巷二首
(122) 高桥北(122) 观音楼(122) 元宵二首(123) 登西城楼(123)
秋丁(123) 寄严桂生(124) 奇愁(124) 送王吟梅(124) 百年(124)
赠张国淦前辈二首(125) 读明史徐光启传(125) 烟雨(125) 赠默存
(125) [附:酬季高(126) 季高以斗室文稿见示赋此奉赠(126)] 答默存

(126) 默存以谈艺录稿见示书此奉赠(126) 赠还珠楼主李寿民(127)
再赠(127) 愚园二首(127) 晓望(127) 宿江边楼(128) 北风(128)
成昆(128) 龙沙(128) 欣闻默存回京赋此奉寄(129) 车过镇江(129)
蚌埠观豫剧(129) 车中晓日(129) 合肥(130) 菩萨蛮寄内(130) 望江
南四首(130) 小病(131) 挽司马君(131) 三秋(131) 庐舒道中(132)
安庆二首(132) 桐城二首(132) 桐城中学三首(133) 奉寄李凡夫书记
(133) 奉寄葆公书记二首(134) 南归(134) 答某君(135) 无题杂言
(135) 周总理八十诞辰(135) 八二年国庆歌(136) 朱老惠法书(136)
晚秋自校归(137) 西江月送复旦中文系七七届毕业同学(137) 徐公(137)
无题(138) 中秋后一日(138) 赠朱道南书记(138) 赠陈子展前辈(139)
宋玉(139) 秋晚过大杰寓斋(139) 伍员(139) 杭州六首(140) 遣闷
(140) 不寐(140) 挽刘大杰教授(141) 萱妹回国省亲八首代内子张燮良
作(141) 北上祝五姊丈五姊八十双寿(142) 故宫(142) 北海(142) 颐
和园(143) 长城(143) 中秋(143) 中秋后二日(143) 赠张一翹四言
(144) 朱老赠篆书条幅及所著陆游传杂言(144) 临江仙徐崇礼来访(145)
答伦敦国际传记中心主持者(145) 上已读右军兰亭序及工部丽人行二首
(145) 清明前一日杂言(146) 清明(146) 暮春四言(146) 挽赵景深教
授(147) 挽伍丹戈教授(147) 皖公山五首(147) 谢桐城博物馆长童君
(148) 赠桐城盛君东桥(148) 答陈建华三首(148) 重阳后三日(149)
挽蒋天枢(149) 清明前一日(149) 自责(149) 庚午九月初五外孙陈念
祖生(150) 读明史二首(150) 赠骆玉明(150) 赠陈尚君(150) 小疾
(151) 重阳二首(151) 千秋(151) 东园(151) 除夕(152) 临江仙癸
酉元宵前三日(152) 春分前二日(152) 布袋(152) 挽淑媛三姊(153)
同胞(153) 己巳八月十七(153) 重阳(153) 冬至夜观电视剧海瑞(154)
李斯(154) 送章培恒教授赴日讲学(154) 答天津徐家昌七绝二首(154)
雨横风狂杂言(155) 五姐托敏婿带来鸡蛋及绵白糖(155) 娇儿(155)
骄阳杂言(156) 范蠡杂言(156) 春分杂言(157) 黄梅杂言(157) 送宜
儿赴美庚午八月(157) 壬申送春(158) 壬申端午(158) 壬申端午后五
日(158) 壬申初秋(159) 西江月壬申初秋(159) 西江月壬申七月(159)

西江月壬申初秋(159) 临江仙壬申八月(160) 临江仙壬申八月(160) 临江仙接宜荪电话(160) 临江仙壬申重阳(160) 临江仙童歌(161) 读国语范蠡(161) 读明史太祖(161) 读明史永乐(162) 癸酉仲春(162) 踏莎行花朝(162) 踏莎行烟雨(162) 双红豆夔良生日(163) 危坐癸酉三月二十(163) 癸酉三月三十(163) 癸酉闰三月初三二首(163) 韶光(164) 孟冬(164) 岁寒(164) 寒飏杂言(165) 秋风长短句(165) 雪后辛未十一月二十五(165) 辛未除夕接宜荪来信(165) 西江月赠宜荪老师晋三先生(166) 西江月乙亥六月(166) 壬申除夕接宜荪电话(166) 宜荪结婚(166) 暮春(167) 丙子三月二十五夔良小中风就医仁济三首(167) 九天(167) 秋虫(168) 读南史(168) 海滨(168) 碧宇(168) 岁暮(169) 癸酉除夕杂言(169) 乡先辈严惠宇百岁冥寿三首(169) 易生迁回四明里故居(170) 整理左氏传讲稿七绝(170) 杜姑丈迁居天目路七律(170) 读陈子昂诗(171) 甲戌中秋杂言(171) 酬陈生建华贺年片诗及照片二首(171) 岁暮(172) 四月(172) 临江仙(172) 少陵野老杂言(172) 甲戌七月杂言(173) 小儿(173) 长空(173) 故里(174) 春分(174) 清明踏青归读鲁论(174) 题杜姑丈饮水轩诗词稿(174) 冬至后五日(175)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佐藤以所著中国文章论寄赠(175) 晚霞(175) 闰八月中秋(175) 重阳(176) 春雨(176) 鲲鹏(176) 芳草(176) 长槐四言(177) 香港回归颂(177) 大同大学八十五周年纪念会(177) 陈允吉教授见示佛敎文学粹编序四言(178) 赠周树廉同学(178) 挽杜兰亭姑丈(178) 戊寅立春(178) 元宵(179) 刍言(179) 东门坡(179)

跋..... 181

谈商代的周邦——斗室说诗五则

一、公刘是由郃迁豳吗 《诗·大雅·公刘》

公刘迁豳^①，《毛传》说是由郃迁豳^②，原因是受夏人迫逐。《郑笺》相同。按《周本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弃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是受夏人迫逐由郃出奔者是不窋，今甘肃庆阳东南三里有不窋故城，即不窋奔戎狄所居之地^③。公刘是不窋之孙，其迁豳正是由不窋故城出发，而不是由郃迁豳也。

“芮鞠之即”。芮又作汭，依照毛、郑的解释，是“就涧水之内而居”。这不但与“夹其皇涧”句语意重复，于上下文脉络亦极不连贯。

《周礼》夏官职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泾汭。”《郑注》：“汭在豳地。《诗·大雅·公刘》曰：‘汭鞠之即。’”豳鞠同。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汧”注：“吴山在西。……汧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隃，雍州川也。”

职方氏《郑注》指出汭在豳地，“汭鞠之即”的汭，即豳地的汭

水。这一解释，揆之上下文语气是完全吻合的。上句“止旅乃密”，是说住在这里的人口愈来愈多了，故下句接以“汭鞠之即”——于是扩展到汭水的外边去。这和他的《诗笺》里的解释完全不同。可能他笺《诗》是在注《礼》之前，识解仍有未到处，不免迁就《毛传》。更可能是他在注《礼》时，见到了班书或其他类似记载的缘故。

鞠《郑笺》：“水之外曰鞠。”古人讲地形，都是面南背北，如言河外即河南。外与表同义，江表即江南。所谓汭鞠，即汭外，亦即汭之南岸。正是公刘从不窋故城（庆阳）出发，其扩展的最南端，起初是汭水的北岸，进一步才跨过汭水达到南岸，所以才会说“汭鞠之即”。如从邠北上，那“汭鞠”就不易讲通了。

关于汭水的位置，清《嘉庆一统志》说：

按自汉以来，皆言汭水出汧县^④。《隋志》、《元和志》皆云汭水自华亭东流，经良原至宜禄（陕西长武）入泾，即今之盘口河。明弘治中，王宁始以闾川水为汭水，诸志皆从之，与古说异。

据此，汭水有了两条：

一、源出甘肃华亭县西境，东北流经崇信县西北，又东流至泾川县北入于泾水，即今地图上之汭水，亦即明弘治以后所谓之汭水。

二、源出华亭县南境，东北流经崇信泾川两县界，折而东南流入灵台县境，又东至陕西长武县南入于泾水，今地图上谓之盘口河，又讹为盘沟河，亦即明弘治以前所谓之汭水。

这两条河究竟那一条是《公刘》篇里的汭水？从其方位来看，自以盘口河即古之汭水为可信。《汉志》明明说吴山在汧县

西, 汭水出吴山之西北。汉汭县即今陕西陇县, 吴山在陇县西四十里, 盘口河发源地正当吴山之西北。阁川水南北两源均出陇山东麓。如阁川水即古之汭水, 《汉志》当言汭水出陇山东麓, 不会说“出吴山之西北”了。而盘口河“流经良原”这一点亦非常重要, 《公刘》篇提到“原”者凡四处:

一、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

二、复降在原。

三、逝彼百泉, 瞻彼溇原。

四、度其隰原。

溇原者, 广原也。可见公刘率众南下, 发现了一块广原。这块广原, 遂成为周部族的新的生产(农业)及生活的中心。这块广原, 明王宁认为就是隋唐时的良原^⑤:

王公曰: 有溇原乎? 宁曰: 亭口灵台之西^⑥, 汭阳、陇州之北, 华亭、龙门之东有广原, 唐……李元谅开美田千顷, 号曰良原, 今为溇润原。

这一说法, 虽不全对, 但启发后人不少。

“民非水火不生活”, 远古一些——尤其是北方的——部族的迁徙, 没有不是沿着河流走的。公刘从不窋故居(甘肃庆阳)出发, 正是沿马莲河南下, 进入泾河流域的。东河与环江在庆阳南合流后名马莲河, 南流经宁县西, 再南至陕西长武县东北, 泾河西北来会之, 从此遂由泾河专擅其名, 再南流至长武县东南, 盘口河西来会之, 达溪河又西南来会之, 泾流遂益大, 更折而东南, 流经邠县东北, 至此略无曲折, 东南行直达于渭。

公刘率众南下后,其活动之范围,亦即“豳居”之幅圆,大致北起今之甘肃宁县(《通典》:宁州,夏之季,公刘之邑),东至陕西枸邑(《汉志》:枸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南至汭水的南岸,西至甘肃泾川或平凉。

“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从百泉能够看到溇原,可以肯定溇原不会离百泉太远。关于百泉的所在地,有两条记载:

一、《方輿纪要》陕西泾州:百泉,州西三十五里,泉眼极多,四时不涸,州人引以溉田,其下流入于泾河。

二、《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华亭:笋头山(山东与崆峒连属,即湫头山之阴)下有泉百餘,流为泾,是曰泾水之源。《诗》曰:“逝彼百泉。”

《方輿纪要》陕西平凉:开头山在府西四十里崆峒山西,亦曰笋头山。

泾川东少北至宁县百七十里,东少南至枸邑二百二十里。平凉东至宁县三百二十里,东少南至枸邑三百七十里。泾川之百泉稍近,且南临良原,说它即《公刘》篇之百泉,比较近似。然在平凉者,亦并非不可能(王宁、顾炎武都认为它是《公刘》篇所谓之百泉)。“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豳地本来就是西边偏大些的。

平凉之百泉,为泾河之源;泾川之百泉,则为泾河旁源之一:俱与泾河有关。

“豳居”之幅圆,既大致可以划定,溇原所在地的问题,便不难解决了。不管《公刘》篇的百泉,是泾川县的,还是平凉县的,有一点可以先肯定下来,那就是溇原的东北西三边,可能均以泾河为界,南边则达到汭水的南岸。在这一段地面里,有泾河、阁

川河、盘口河、达溪河四条大大小小的水，由西向东横贯其间，称得起川泽流通，土壤沃衍，这正是周部族封建的农业经济所以获得发展的有利条件。

二、自土沮漆 自杜沮漆

率西水浒 《诗·大雅·緜》

“自土沮漆”

一、《毛传》：“土居也。沮水漆水也。”《郑笺》：“公刘失职，迁于豳，居沮漆之地。”《孔疏》：“豳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漆沮之地。”

二、《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杜阳：杜水南入渭。”师古曰：“《大雅·緜》之诗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齐诗》作‘自杜’，言公刘避狄而来，居杜与漆沮之地。”

三、《史记·周本纪》：“（古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似史公所见之诗，作“自度漆沮”，言度过漆沮之水也。

《緜》之诗，首章共六句，以颿、漆、穴、室为韵。肯定原文是沮漆，而不是漆沮。自史公改作漆沮，《孔疏》、《颜注》均沿其误。按漆沮并不是漆水，亦不在豳地。在《禹贡》和《夏本纪》里，漆沮前后凡两见：

一、《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沔水攸同。”

《夏本纪》同。

此段重在任土作贡，所叙诸水，似按其大小，或治理的先后排列，不是按照地理上的顺序来排列的。因此对于漆沮之方位，不易确定^⑦。

二、《禹贡》：“导渭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

孔安国曰：“漆沮，一水名^⑧。亦曰洛水，出冯翊北。”

《夏本纪》同。

泾河以东，黄河以西，由北向南入渭的，最大的一条水，是洛水。说漆沮就是洛水，孔安国的解释，无疑是对的，故汉以后诸家多从其说^⑨。不过古人说地，比较简括。沮有沮洳卑湿之意，凡洛水东西两侧入洛之小水，如《汉志》之沮水及石川河等水，都可包括在内，统谓之漆沮^⑩。

如上所述，漆沮既不在豳地，不但《毛传》、《郑笺》、《孔疏》、《颜注》是错误的；连史公的所谓度漆沮，也是错误的。因“度漆沮”之下，紧接着是“逾梁山”。梁山在古豳城（陕西栒邑县西三十里）南，约百四十里，东距泾河约七十里，西距岐山约百四十里，为自豳南下必经之路。孟子亦有太王去邠，逾梁山之言，因此，逾梁山是肯定的。但在前面加上一句“度漆沮”，就有问题了。自公刘到古公，豳人活动的范围，东南到今栒邑、邠县、永寿一线^⑪，即泾河中游为止。泾河下游，似乎从未到过，不要说泾河东岸较远的地区了。漆沮的干流洛水在泾河东岸三百馀里，漆沮的支流石川河西距泾河亦有百里之遥。就算是古公避狄，向东来一个大迂回，度过漆沮的支流石川河吧！但石川河之西，梁山之东，还隔着一条泾河。必得度过泾河，才能逾梁山。率数万众，度过泾水这样的大河，是不可能略而不书的。今既只字不提，则古公未到过泾河东岸可知。

因此，史公的所谓度漆沮，也是错误的。大概由于所见之《诗》，为“自度漆沮”，未加深考，把沮漆当作《禹贡》的漆沮，致有此误耳。

《齐诗》的“自杜漆沮”，对不对呢？不全对。但它提出了杜字，这不但从字面上，证明《毛诗》的“自土沮漆”的“土”字，是“杜”字之讹，《毛传》的解土作居，牵强附会得可笑；而且从“杜”字入手，这一道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尽管颜师古在《汉书注》里，解《邶》之诗，仍沿《毛传》、《郑笺》之误，把事情扯到公刘身上；又沿史公之误，把沮漆改作漆沮。但能提出《齐诗》作“自杜漆沮”，又指出“杜”即右扶风杜阳县的杜水，这确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下面先把杜水的方位搞清楚。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杜阳^⑫：杜水南入渭。”《水经注》：“武水发杜阳县大岭侧，东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疑即杜水矣^⑬。其水东南流，东径杜阳县故城，世谓之故县川。杜水又东，又南，莫水注之。水出好畤县梁山大岭东^⑭，南径梁山宫西^⑮，又南径美阳县^⑯之中亭川^⑰，注雍水，谓之亭水。”

《读史方輿纪要》：“杜水在麟游县西南，源出凤翔县杜阳山，东北流入麟游县境，亦曰杜阳川。”

《纪要》：“莫水在乾州西南三十里，亦曰莫谷水。源出永寿县北三十里高泉山，流入县西北境，又西南流入武功县界，亦名武水。”

《纪要》：“中亭川在美阳故城西，武水、围川水流合焉，东南流经（武功）县南，又东合于武亭川。”

《纪要》：“武亭川，武功县东十一里。《通鉴》武亭川注：‘川在漆渭交会处。’”